

2019.09.07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二十八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罗轻舟。

翻译经济学人每周的区域报道已有半年，原计划坚持半年到一年，出于个人原因，这一计划到此终结。不过，我们空余还会翻译经济学人杂志的专题报道或别的文章，改为不定期出刊。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每期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目 录

1. 林郑的忧郁	1-4
2. 党的恩情	5-7
3. 茶馆专栏：未到出柜派对时	8-11

香港的动荡

林郑的忧郁

吴译凡 译

发自香港

香港特首向示威者妥协，但可能没用

在过去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香港这场从规模和强度上都史无前例的乱局让人们对外意外之事已习以为常。示威活动的规模之大，触发的警民冲突之暴烈，持续时间之长，让一些参与者自己也大吃一惊。一些居民担心这样的局面会对香港经济造成损害，也会增加内地安全部队介入的风险。如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强硬对待示威者的诉求数个星期之后，已经改变了态度。

此前有猜测认为，政府准备祭出更为强硬的手段，或许是援引殖民地时代的全面的紧急状态管理办法。而几天后的9月4日，林郑月娥发布了提前录制好的电视讲话，讲话中的口吻明显意在促成和解。在讲话中，林郑表示将正式放弃引发了此次乱局的立法草案（即允许将香港嫌犯向内地引渡的草案）。林郑在示威爆发数日后曾将这一立法搁置，但此后一直拒绝完全将其放弃。她现在则表示，待立法会下月复会后，将按《议事规则》动议撤回条例草案。

这一决定本身并非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步——毕竟林

郑之前已经宣告草案的“死亡”。但最近有一些报道称，因为北京领导层不允许，林郑一直以来都拒绝彻底放弃草案。联系到这样的背景，上述表态就显得引人注目。8月30日，路透社引述匿名消息源称，林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议了这种做法，报告同时建议接受示威者的其它诉求之一，也即对示威活动包括警方滥用武力的情况进行独立调查。路透社的报道称，北京的回应是不应该再作更多的妥协。

不少民主派示威者对林郑的声明表示不屑，他们认为林郑只是重复了通过香港警监会调查警方暴力行为的老调，但警监会在示威者看来根本就不够独立。而对示威者的另一些诉求，林郑并未妥协，包括释放被捕的示威者，不得起诉；撤销对抗议活动的“暴动”定性；落实全面民主。中共此前承诺香港最终会实现“全面普选”，但现在只是落实在可以投票这一层面。中共仍保留了决定谁能参选的权力。

绝少有示威者指望中共会给予更多的民主，但他们经常喊的一个口号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暗示他们意在持续向政府施压，即便知道自己的目标不切实际。在林郑讲话前，对立双方的立场看起来越发强硬。上一周（按：指831游行），警方拒绝批准在香港中心地区进行示威的申请，（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活动组织者取消了示威，但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8月31日仍出现在预定地点。这导致了示威活动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一些暴力事件。

示威者在街头投掷了大量燃烧弹并点燃火堆。警方则以

水炮回击（最近新增的武备）并用蓝色染料喷射现场示威人群，以备后续辨识。警方还以实弹鸣枪示警。第二天，示威者聚集在机场，扰乱了机场航班及地面交通。他们随后还在香港其他地方的地铁站进行破坏。

骚乱的规模之大，以致有一种揣测甚嚣尘上，即认为政府可能实施类似于戒严令的紧急情况法令，而在英国结束对香港统治（1997 年）的 75 年前，港英政府曾通过戒严令（按：此处指 1922 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事件）。在此后的 1967 年，戒严令还被用于镇压共产党的支持者发起的暴乱。根据戒严令，政府可以实施言论审查，能更自由地剥夺财产和抓人。中共控制的报纸已经在鼓吹实施这样的法令。

但实施这样的法令，似乎并不能如中共的拥趸们预料的那样，能帮上政府的忙。对自由的压制，只会强化示威者得到的支持。一旦当局没收资产，商界的信心将会暴跌。一些公司对于身陷剑拔弩张的局面深感忧虑，香港的国泰航空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因部分员工参与示威而触怒了中国官方，而随着中国对国泰压力的增加，该公司于 8 月中旬炒掉了其总裁。而在 9 月 4 日，国泰董事局主席史乐山也表示将辞职（国泰称其为退休）。

林郑政府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他个人对援引戒严法持保留意见。例如，他担心如果用戒严法来禁止抗议活动中戴面具（亲中共的媒体巴不得采用这种方法），警方或许不能严格的执行新的规定。而如果警察都会反抗，则可能

促使内地当局依据基本法进行干预（译注：译者虽按字面含义翻译了该句，但未理解其真实含义，故将原文附录在此：

He is concerned, for example, that if it were used to ban masks at protests (the pro-party press is eager for this to be done), the police might not be able to enforce the new rule strictly. If the police were struggling, in turn, he is worried that might prompt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intervene as allowed for in the basic law) 。

据路透社 9 月 3 日的报道，在最近的一次无书面记录的讲话中，林郑月娥向商界表示，北京方面并无动用军队的计划，“他们知道将承受负担不起的代价”。但她承认手头的选项捉襟见肘。鉴于要“事二主”，即中央政府和香港人民，林郑说“政治运作的空间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她承认自己酿成“不可宽恕”的大祸，并表示自己如果有得选将会辞职。后来，在记者的逼问下，她否认曾向中央政府请辞，坚称自己没有想过辞职这件事。实际上，她肯定是想这样做的。

党的恩情

不慢 译

发自北京

“一带一路”电影的失败

“不要把这当成一部宣传电影。”中国娱乐公司一位雇员说。他所在的公司负责的的电影《共同命运》是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电影。这样的要求很难做到。国家媒体公开承认这部8月30日在全国首映的电影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部电影仅在表面上像一部剧情片。

在这部电影里中国词语“一带一路”很少出现。但是整部电影都是在讲述中国试图通过这个项目展现出的善意。电影内容是关于世界各个角落毫无关系的五六个人的故事，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以某种方式从这个倡议中获益。肯尼亚的一名女学生搭乘由中国修建的一条新铁路（电影还拍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终点站里的一名守卫）。约旦的一名失业女性在被本地的公司解雇后，被中国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聘用——这属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数字丝绸之路”。电影中唯一明显带有政治意味的是标题，这一标题化用了中国大肆宣扬的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政策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电

影的首映礼上，新西兰导演马丁·坎贝尔说，《共同命运》将会深深打动观众。他曾因导演了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黄金眼》以及《皇家赌场》而为人熟知。

观众却并不买账。在上映的前5天，该电影票房仅100万元（14万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涉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极端爱国主义的动作电影《战狼2》在2017年砍下了57亿元，创造了中国票房纪录。《战狼2》背后的其中一家国有电影公司也是《共同命运》的投资人。

实际上，《共同命运》为数不少的在线评论中表现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怀疑态度。“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经常要送钱给别人。”电影评论和订票网站时光网的一条评论抱怨道（这没有考虑到“一带一路”的很多资金并不是白给的）。最近中国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学者的一份研究揭示了实情。报告发现中国国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评论只有三分之一是积极的，三分之二是中性的。

一些人可能不喜欢作为一个大国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同发展中国家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最近几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诋毁者在网上嘲笑这个计划是“大撒币”，即“大傻逼”的谐音。虽然审查者一直与时俱进，但仍能找到用将“一带一路”称为“大撒币”的内容。

那位学者说，他相信公众对于一带一路的信心会增强，特别是如果政府加大该计划对中国自身经济利益的宣传。他说，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有义务去帮助欠发达国

家”。他强调，如果以正确方式表述，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将会接受这个观点。也许一部节奏更快的《共同命运》续集会有所帮助。

茶馆专栏：未到出柜派对时

罗轻舟 译

中国的同性恋在民事结合 (civil union) 上迈出了省慎的第一步

二十余年前，中国是不存在同性恋的。至少，一名中国的高级官员是如此声称的，当被问到中国的艾滋病病例中同性恋传染的比例占多少之时。发问人是 2000 年时访问中国的英国政府部长，部长准备和东道主打赌：她下注 100 英镑赌实际上中国存在同性恋。当天晚些时候，部长在与外媒驻北京记者的茶话会上讲述她与前述中国官员的对话时，她取笑到，“我注意到他没有接受打赌”。英国驻华大使被惊呆了（The British ambassador, teacup frozen in mid-air），急忙声明该部长的有关言论是非正式的。

那次使馆茶话会已经是很久前的事了，当时，茶馆专栏记者第一次派驻中国。那时，中共官员通常声称同性恋是一种外国人携带的疾病并且中国医生将其界定为某种精神紊乱。对同性恋行为的刑法惩罚直到 1997 年才被废除。

一代人后，否认同性恋存在的时代显得像老古董。今年 9 月 2 日，茶馆专栏记者采访了彭严紫和杨易（音译），二人是公开（确实兴高采烈）的男同性恋伴侣，采访内容涉及他们登记为对方的法律监护人的计划。广州是他们的南方家乡，在广州的一家咖啡馆里，两人相互开玩笑和插嘴接对方

的话。彭先生 36 岁，杨先生 31 岁，二人解释了他们在当地的公证处帮助下起草的文件内容。二人签订的意定监护协议将允许一方为另一方做出医疗和某些财务决定，假如他们变得病弱、遭逢手术或者面临其他失去行为能力情况时。（在利用成年人监护法律（最初起草时主要考虑的是老年人）的同性恋伴侣中，他们是先行者。2017 年，监护法律修订时（译注：实际不是修订，而是颁布了《民法总则》），成年人监护涵盖了所有成年人。数月后，富有创造力的律师和活动人士意识到登记为意定监护人能够给予同性恋伴侣某些法律保护，即使监护规定提供的保护程度远不及同性恋婚姻。

今年五月，民主制的台湾岛内，在浸淫于中国文化和宗教价值的保守人士的异议声中，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现在，同性恋婚姻在中国大陆仍旧是难以想象的。今年 8 月，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宣称，一男一女的婚姻“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

“我们使用我们能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找到的一切来保护自己”，彭先生（译注：与前述同志伴侣中的彭先生不是同一人）讲到，彭先生是非政府组织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的工作人员。彭先生居于不同寻常的环境宽松的大都会。但是别的城市的也有人签署了男同性恋间的意定监护人协议，包括长沙、南京和上海。今年 8 月，北京的一家公证处认可了首都的第一起同性监护协议时，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毕竟在北京每一种行为都会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被权衡一

番。对活动人士来说，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是官方媒体上对该事件的中立的甚至是支持的报道。微博客平台新浪微博上的北京同性恋意定监护的博文累计获得了 100 万点击率。

官方的宽容不是无限制的。使用社交媒体宣布同性监护协议的几家公证处很快删除了相关博文。审查者奋力为中国观众删除电影、电视或网络中对同性恋生活的描绘。2018 年年底，写同性恋情色小说的一名女性作者因有关淫秽作品指控而被判处十年刑期（译注：系“狗娃子天一”（原名刘某某）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

彭先生和杨先生面临的困境，与中国境内试图建立一种更强的公民社会的所有人的处境是相似的。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同性伴侣利用意定监护的有利条件。让他们感到震动的是，他们的一个女同性恋朋友过世后，这位女性的父母随之占有了她的房子和车子，让她的伴侣感到怅然若失。“我们意识到在法律角度上，她们依然是陌生人，即使共同生活了六七年以后”，彭先生讲到这对女同性恋伴侣。“就像室友”，杨先生插话。除了意定监护的实惠外，增加同性恋的可见度是一项长期目标。然而，他们不愿意吸引太多的关注，以免政府（尚待政府表明其对同性意定监护协议的态度）决定反对。

准备好维护其点点天空

中国的同性恋群体采取极大努力以避免使用容易令中共担心的措辞，如人权或公民权。作为替代，他们强调同性

恋爱情是怎样与传统的家庭价值相兼容的。中国最大的支援团之一的同志亲友联合会，对声明接受其子女的同性恋身份的父母给予重要位置。联合会近期在北京的一次会议是显著地充满正能量。衣着得体的母亲们坐在房间的边缘，小声交谈选择乘坐何种公共交通工具来到聚会地点的，礼貌地欣赏彼此的智能手机内的子女照片。同时，穿着运动衫的年轻人摆好折叠椅和彩虹旗。就绪后，会议以母亲与其同性恋女儿讲述关于同性恋一事上家庭的心碎与宽恕的为重点。

会议上，22 岁的学生明（音译）省慎地持乐观看法。她说，中共不再像其几十年前做的那样，试图控制人民的私生活的每一方面。她认为政府在同性恋婚姻上的谨慎做法是避免与绝大多数的公共意见发生冲突的一种方式。她说明到，对同性恋权利的看法呈现出代际差异。她还没有向她自己父母公开其同性恋身份，她的父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所以她的真实姓名没有出现在本文中。但是，一旦 1990 年及其后出生的人成为中国的主流人群，“我相信事情会变得不同”，明说到。

到那时前，同性恋运动活动家将强调小的、务实的如意定监护这样的措施。中国的统治者痴迷于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同性恋伴侣准备好帮助维护社会稳定，通过担负起自身的福利之责任。至少，中共现在承认了他们的存在。